

Reflection on the Path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Taking Tonglu as an Example

Bingcan Li

Party School of Tonglu Count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ngzhou, Zhejiang, 3115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uses scene theory as a theoretical tool, and takes the objective composition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system of scene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carry 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sample of Tonglu construction practic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hould objectively coordinate multiple force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do a good job in talent cultivation, enhance the main force, improv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form a long-term mechanism; in the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system, the character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should be highlighted, and a unique, popular, and practical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hould be created.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pace; scene theory; rural revitalization

场景理论视域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路径思考——以桐庐为例

李冰璨

中共桐庐县委党校, 中国·浙江 杭州 311500

摘要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本研究以场景理论为理论工具,以场景的客观构成和主观认识体系为分析框架开展质性研究。通过对桐庐建设实践为观察样本,本研究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在客观构成上统筹多方力量、优化资源分配,做好人才引育、增强主体力量,完善机制构建、形成长效机制;在主观认识体系上应突显“真”“善”“美”的品格,打造独具特色的、群众喜爱的、具有现实效用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关键词

公共文化空间; 场景理论; 乡村振兴

1 引言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前,中国在公共文化空间方面的布局不断深化。2021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创新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2023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指出将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公共文化新空间行动计划”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基金项目】2023年度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科研项目(项目编号:ND23033)。

【作者简介】李冰璨(1998-),女,中国浙江杭州人,本科,助理讲师,从事公共文化研究。

2023年度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交流展示活动的开展,旨在引领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2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浙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但在实际投入使用的过程中,高运营成本、低参与率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空间空壳化、悬浮化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能的发挥及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如何破解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后续成长困境成为一项重要议题。

3 理论基础

3.1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开展参与文化活动、组

织文化生产生活的公共性场所，是凝聚价值认识、承载公共意志的空间载体，其概念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的影响下，公共空间理论早期更多地聚焦于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探讨^[1]。但是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城乡融合进程的加速，对公共空间的探讨边界逐渐由城市公共空间扩大至农村公共空间，演变为“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2]。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原本以宗族、儒学、礼教为主流的农村共性文化符号受到冲击。传统文化的逐渐离场、多元价值观的迅速入侵、农村人口流失等问题使现今的乡村社会秩序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调”和“失控”，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阻力，农村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布局虽日趋完善，但也逐步暴露出“空心化”“格式化”等问题^[3]。如何摆脱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困境、推动乡村发展模式转型升级，需要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解读。笔者认为场景理论可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为这个问题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参考。

3.2 场景理论

场景理论由新芝加哥城市学派提出，以美国特里·N·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和丹尼尔·西尔佛（Daniel Aaron Silver）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场景是由各种消费实践所形成的具有符号意义的空间，涵盖了五个要素：邻里或社区；物质结构或基础设施；多样性人群；前三个元素及活动的组合；场景孕育的价值观。对场景的认识主要有客观结构和主观认知两方面，即场景不仅是各类设施的物理堆积，更是作为一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彰显符号，可对在空间内开展活动的个体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里·N·克拉克指出场景理论为研究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化驱动作用提供了新的综合性视角。基于对多国的研究，他认为场景理论也为阐释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4]。

3.3 耦合性论证

近年来，场景理论在城市发展实践中不断迸发新的生命力。随着城乡融合步伐的逐步加快，部分国内学者开始逐步将该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与发展实践中。

场景理论兼顾了本土性和普适性，能够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因此基于对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当下建设现状的现实观察，场景理论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领域的研究具有耦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于消费与生产的一个新研究视角。场景理论特点之一是立足于生产与消费发展现状下引入美学概念。它如黏合剂一般将一个空间内具象的物理设施与抽象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有机连接。当前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城市对于乡村旅游的需求十分旺盛。市场在嗅到这一点之后迅速投入资

金开发乡村旅游，各类“网红”乡村图书馆、咖啡店、博物馆层出不穷。一个成功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能够拉动当地旅游消费，还能成为联结村民和游客之间的纽带，为当地文化和创意产业布局增添色彩。因此，场景理论的运用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当前城乡融合进程下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需求。

二是重视文化在区域发展的作用。人口和经济增长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场景理论认为文化活动与区域人口、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即场景理论高度肯定文化活动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当前的不协调现象表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脚步存在不一致、不协调等问题，文化建设急需赶上经济建设步伐。场景理论的运用既可加快乡村文化建设进程，还能在吸引人才回归、资源要素流入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协调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步伐、推动区域发展。

三是对于地方性政策研究的参考意义。场景理论中，邻里或者说社区是一个场景的客观构成的基础要素之一。于农村而言，邻里或社区可类比不同的村落。鉴于不同村落的区域差别，不同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充分考虑到本村传统文化、村民文化需求、现有基础设施等各类要素，避免出现“千村一面”现象。场景理论有较为完善的主客观构成体系，因此其运用结果对于区域公共文化的政策制定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5]。

论文将以桐庐县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实践为研究样本，以场景理论客观构成体系和主观认识体系作为分析框架，排摸阻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主要问题线索，从而提出进一步建设策略。

4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桐庐实践

4.1 客观构成体系

4.1.1 邻里或社区

桐庐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全县辖4个街道、6个镇、4个乡、181个行政村，多山丘陵地形。地形的阻隔使得村与村之间的民风民俗不尽相同。如江南镇片区的江南古村落，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既有各类古建筑、桥梁、庙宇、祠堂、水系、名木古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各类民风习俗、传统节日、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富春江镇片区因独到的自然风光自古以来受到不少文人墨客的喜爱，在此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诗句，也因东汉高士严光在此地隐居垂钓而成为东亚隐逸文化的发源地。

4.1.2 物质结构或基础设施

桐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基础较好，主要分为自然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建设。自然形成主要包括顺应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形成的空间，如祠堂、宗庙或房前屋后集会交流的空地等。政府主导主要包括乡村书吧、文化礼堂、文化站等。市场建设主要包括乡村咖啡馆、乡村休闲

娱乐设施等。总体而言，桐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基础设施虽较为完善，但不同力量之间存在失衡现象——呈现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能量日渐式微，其他公共文化空间中政府力量突出、市场力量相较薄弱的态势。

4.1.3 多样性人群

桐庐在人才引进农村、人才回归农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深入推进“青年、乡贤回村”行动、深化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等。创意阶层是推动区域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桐庐高度重视对这一人群的引育。深澳村“百匠艺术街区”成立百匠服务中心为匠人提供服务，确保名匠名人“引得来、留得住”，建立“以匠引匠”模式，发挥优质人才综合示范带动作用。依托较为发达的乡村旅游产业，外来游客也是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主体人群之一。在“以文塑旅”理念下，桐庐以5A级景区创建、艺术村镇建设、文旅IP打造为抓手，积极建设乡村博物馆、改造原有空间、提升老旧公共文化空间。

4.1.4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联结了前三个要素，对于吸引人们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具有重要吸引力。2022年，桐庐充分利用欢乐大舞台、书画桐城、文化下乡等活动为载体，持续推进“礼堂服务综合体”建设工作，优化文化礼堂服务供给，丰富拓展“文明礼仪、志愿服务、电影下乡、‘我们的村晚’、文化下乡、体育赛事下乡”六类活动形式，实现文化礼堂利用效能的提升。此外，桐庐在策划文化活动时注重现代与传统的充分结合。如翔岗古村开展“喜街”（通“洗街”）活动。“喜街”有祛灾纳福、平平安安的寓意，是翔岗村特有的传统民俗文化，至今已延续三百多年。2023年的“喜街”活动结合当下“音乐+烧烤+啤酒”最流行的生活娱乐元素，举办了翔岗喜街音乐啤酒狂欢趴，获得村民与游客的广泛好评。

4.1.5 文化价值观

桐庐是历史文化名城，坐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传统文化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以药祖文化诗词文化隐逸文化为特色；在现代文化方面，桐庐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南堡精神、梅蓉精神、快递精神。依托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桐庐被誉为江浙沪“后花园”。发达的旅游业带来了各类文化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开放与包容是桐庐不断适应新时代的方式。如在江南古村举办的动漫艺术节，使现代艺术元素注入古色古香的村落中，见证了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与融合。

4.2 主观认识构成分析

场景理论主观认识体系分为三个主维度和十五个子维度。三个主要维度指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在三个主维度下，场景理论从文学、宗教、艺术等文化范畴中的关键性要素提取了十五个子维度，对三个主维度进行具体细分。

4.2.1 真实性

真实性是对“真”的识别，是识别个体身份内涵和意义

的依据。古建筑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即可识别特定区域身份的特殊符号，如“徽派建筑”“北京四合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桐庐高度重视对古建筑的保护，秉持“修旧如旧”“以新补新”理念实施古建筑修缮工程，用以保留古建筑本有的独特气质、展现本土历史文化底蕴。实施“微改造精提升”工程，在老街古堂小弄设置艺术景观小品等乡村艺术装置，既增强村民自豪感认同感，也为外来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乡村体验。

4.2.2 戏剧性

戏剧性是对“美”的感知，是人们观看别人以及被别人观看的方式。2020年以来，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为出发点，桐庐围绕村庄建设、品牌打造和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全面开展艺术乡村建设。在村庄建设方面，加快实施艺术村镇建设工程，打造文化艺术街区、艺术村落；在品牌打造方面，举办各类活动提升文旅IP知名度影响力，如在梅蓉村举办山水艺术节，与中国美院合作开展艺术乡村建设；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方面，鼓励群众开展艺术创作，如打造“美丽庭院”“美丽菜园”等生活场景，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2023年《艺术乡村建设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桐庐实践》入选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4.2.3 合法性

合法性是对“善”的认知，是对某些社会存在所进行的对或错的判断。在桐庐的实践中，不断提高空间综合运用效能是重要原则之一。以文化礼堂为例，为提升礼堂利用效能，桐庐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县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以“资源共享、驻堂共建”为指导原则，实现县级部门和村级礼堂间的资源互通，率先推行“礼堂+各类服务”运行模式，持续优化文化礼堂服务供给。在“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数据管理平台”中的累计指数排名中，桐庐位列全省前茅。

4.3 主要问题

4.3.1 客观结构体系方面

一是区域发展失衡。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多由当地党委政府主导，对于全县各村而言资源分配难以做到均等化，从而造成村落间发展情况失衡现象。二是多样性人群缺失。根据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显示，桐庐农村人口减少43206人，农村实用人才40周岁以下占14.98%，61周岁以上占42.11%。“空心村”现象较为普遍，人才队伍面临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严重制约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高质量发展。三是村级层面活动常态化尚未实现。部分山区村落仅凭自身能力难以实现常态化利用文化礼堂、文化站等空间开展活动，且活动形式内容大多较为枯燥，开展效果不佳。

4.3.2 主观认识体系方面

村内文化礼堂、文化站等公共文化空间由于多为政府为主导建设，内容严肃，表现形式单一，多以村规、村史、

村貌为主要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进程呈现,政治属性在空间中较为突显。对于本村风土人情、传统文化、民俗风貌等通俗化艺术化表达的缺少,易造成村民对该空间的疏离,及认同感归属感的缺失^[6]。

总之,目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在“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三个维度的塑造和平衡上有待加强。

5 场景营造策略

5.1 客体构成层面

统筹优化资源分配。因发展规划、自身基础等多方面原因,实现资源分配的完全均衡是不现实不科学的。政府应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群众等多方力量,根据实际进行科学规划,对于建设基础较好的村落引导其着力发挥群众力量,对于建设基础较差的村落应多给予帮扶,同时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引入市场力量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应大力支持青年和乡贤返乡创业兴业,为人才回归培育良好就业创业环境,以“人的回归”带动资金、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入;提升村民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对本村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使其与文化站管理员、博物馆讲解员等岗位进行适配,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着力完善机制构建。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实现工作任务自上而下地传达与落实。县级层面政策的制定需给乡镇和村级层面一定灵活性,避免机械式下发任务传导压力;乡镇层面和村级层面应根据本地实际和上级政策因地制宜;构建强村帮弱村、周边村落联动等文化交流机制,减轻部分小村自行组织文化活动的压力,使文化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火花。

5.2 主观认识层面

突显“真”的品格,展现传统文化与本土特色。当地传统文化是村民对自我乡土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也是外来游客对这一地区特点认识的重要符号。因此在进行场景构建时,要充分结合传统文化和本地特色。从先锋书店这一成功案例可知,只有充分尊重和承认本地文化,才能塑造出可识别的、别具一格的文化场景。如若脱离当地传统文化而进行,

则易出现“同质化”“格式化”等问题。

突显“美”的品格,坚持艺术乡建和美学表达。将艺术融入乡村可提高人们对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陶冶农村居民的情操,提升其文化素养,乃至改善村风民风。美学表达的包容性也可联结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加快两者的融合步伐。

突显“善”的品格,注重科学规划和综合运用。文化场景的构建不能脱离当地村民文化生活需求进行空想,否则易出现空间闲置、活动流于形式等问题。前期详尽的调研和科学的规划可最大限度保证场景落地后的应用效果,避免“造了不用”的情况发生。对于空间的综合运用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方面便于综合管理和整体运营,另一方面也避免功能较为单一的不同空间开展“多头建设”的浪费现象。

6 结语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文化建设脚步应随之逐步加快。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与困境也逐步显露。解决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矛盾的过程,也是探寻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过程。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希望未来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能够成为城市与农村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 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88-92.
- [3] 陈波,李婷婷.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理论与模式构建[J].艺术百家,2015,31(6):64-71+112.
- [4] 特里·N·克拉克,李鹭.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J].东岳论丛,2017,38(1):34-35.
- [5] 吴军.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J].社会学评论,2014,2(2):90-95.
- [6] 陈波,丁程.中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分析与评价:基于场景理论的方法[J].江汉论坛,2018(7):103-104.